

辛苦耕耘鋪坦途

新店啓業有感

文 / 林憲宏 新店慈濟醫院肝膽腸胃科檢查室主任



這一個多月以來，可說是我一輩子最累的一個階段，可能是年齡的關係吧，以前住院醫師時代的工作，可以輕鬆愉快不睡幾天，現在年過半百，在新店慈院值班，晚上被病人叫起床兩三次，就累得睡不著，第二天還要工作，不得不認老，也讓我更佩服婦產科祝主任精神體力過人。然而有幸參與新店慈濟醫院

的啓業，再累我也要撐過來。

一個新醫院一切都要從頭開始，美輪美奐的硬體，歷經多年才完成，除了防震醫院台灣第一以外，漂亮的陽台在夜間燈光之下，美得不得了，像是觀光大飯店卻顯得清麗脫俗。每天清晨搭捷運到大坪林站，背著背包，大踏步走向新店慈院，開始一天忙碌的工作，一走進

大廳，挑高莊嚴比美歐洲的教堂，令人不禁吸一口大氣，講話不敢大聲，走路也輕巧起來。排排站無所不在的志工，不斷的向你點頭招呼，好像踏進好友的家門，新鮮卻不陌生。

我的工作最多是在胃腸科檢查室，有四位年輕活潑的工作夥伴，她們也是一大早就在工作崗位上打理內外。只能打個招呼，大家都有得忙。放下背包，我必須先到九樓病房去看看住院病人。我們的病房寬敞舒適，病房包圍著護理站與值班室，讓工作人員照顧病人動線活潑。剛來時不免繞來繞去，熟悉以後就可以抄近路了。一個多月下來，包括捷運，不知不覺走了好多路，也爬了不少樓梯，可以節省另外運動的時間。

從花蓮來到新店，新的醫院有好多新人，但是也有好多舊同事從花蓮一起來的，有些新店的志工過去也常常去花蓮服務，互相的招呼讓我感到無比溫馨。回到三樓的檢查室，要開始一天的檢查。所有的儀器都是最新的，剛開始不免缺東缺西，然而檢查室同仁神通廣大，就算最複雜的配備，只要我交代的，她們都有辦法準備好，讓我們在最短時間內進行最完善的病人照顧。檢查室的空間夠，病人的隱私可以顧到，不同的檢查不會互相干擾，而病人報到的時間安排漸入佳境，多數病人等待的時間減到最低，讓我們檢查室初期因為人力不足的窘境不再出現，相信將來不會再有病人抱怨的聲音。

新店慈濟醫院的醫療電腦程式是全新的，一個新的醫療電腦程式的開發，比起硬體的開發更艱鉅，浩大的工程，環環相扣的細節牽一髮動全身，為了方便醫師看診，更必須連線諸多單位，例如檢驗科／藥劑科／放射科，而住院作業的電腦連線更是複雜。資訊室同仁不眠不休的修正著程式給我們試用，我們也努力提供試用發現的問題，互相激盪之下，現在門診電腦已經達到適用的程度，只剩住院電腦還有改善的空間。

啓業初期人力尚未補足，而病人如潮水般湧來，門診一早看到下午五六點，下午診更是看到晚上十點，病房一開放一下就住滿，真的是忙翻了。人力的補充趕不上病人數目的增加，看見同仁努力不懈的身影，一早工作到深夜，仍然是衝衝衝，看來顯然是疲憊的樣子，卻仍然嘴硬不承認，令人動容。每個人都瘦了，我也瘦了三公斤，身材變好是額外的獎勵。

身為慈濟的員工、一份子，深以慈濟為榮。看到啓業初期忙亂的現象，不免愛深責切，上人要我說好話，我一直謹記在心，可是知易行難，心急之下又造口業，像上人開示的結果一樣，就算是好意、好意見也枉費了，不會得到別人的認同。不過我對新店慈濟醫院仍然是滿懷期待與信心，相信未來一定漸入佳境，成為內外皆美的醫學中心，大家一起努力吧！



一切唯心

文 / 李原傑 花蓮慈濟醫院眼科主治醫師

小時候每年農曆初九民間天公生日拜拜時，母親總是要我戴上一條有古錢幣的項鍊，有一年我問母親源由，母親才提及在我剛出生滿月時，外祖母抱我到廟裡拜拜，寺廟的住持一見到就向外祖母表示：天公要收我為義子。

小學二年級，有一天上學回家的路上突然肚子痛起來，母親帶至一小兒科診所，說是腸胃型感冒，可是接下來的幾個小時，卻痛得在地上打滾，母親覺得不對又帶去同一兒科診所，仍說是腸胃型感冒，至半夜時，實在是無法忍受，母親才又帶去另一診所，診斷是急性盲腸炎，即刻手術取出五公分滿滿是膿、彈指可破的盲腸。

小學五年級時，奶奶老年性癡呆發病、不久又有小中風；於是在農曆初九拜天公時，就私下許願：願將我的十年生命給奶奶。媽媽見我念念有詞，詢問之後要我不可再如此許願。而後來奶奶臥病十八年，讓我體會生病的折磨不亞於死亡，我天真的許願奶奶延壽，說不定反延長她的痛苦。

「萬方有罪，罪在朕恭」，國小時候聽到這種以天下為己責的胸懷，就有種有為者亦若是的衝動。至初中，總覺自己



一分為二，有一個在上方的自己在冷眼旁觀，俯視著下方在做諸事的另一自己，也冷冷的看著這大千世界，當時喜歡看老莊，雖然談不上契合。高中時，遇到一位喜歡新儒學的楊老師，楊老師談及儒學精義時，常常不能自己，以教化後進為己任，偶提及希望我能由道入儒，「智及之，願仁能守之」。就這樣的因緣，似乎讓那冷眼看世界的自己慢慢向這世界移動，兩個自己也慢慢合而為一。大學時，接觸黑格爾、康德的哲學，發現和儒家思

想，有異曲同工之妙。

大二時，和媽媽、姊姊、媽媽的同事及其先生開一台車出遊，遭酒醉的來車高速超車對撞，媽媽的同事兩手一腳骨頭斷，其先生昏迷近一個月，媽媽當場昏迷，姊姊多處外傷，全車惟獨我毫髮無傷。當時我下車攔車，要送昏迷的母親至醫院，因見母親仍昏迷，於是向天禱告保佑我慈母，而就在當下，我很清楚的聽到梵音在我耳邊響著、一路伴我到醫院，而我真的感覺有佛菩薩陪著，一直到母親清醒過來。雖然全車的人最後都康復，媽媽的同事卻在一年後車禍身亡。人的生命在旦夕之間、在呼吸之間，而冥冥中的因緣命定，實不可說。

之後進入醫學領域，鑽研在眼科之中，及至慈濟，起始特殊因緣。說特殊因緣，莫過於與導師及上人的因緣。九十二年一月，師公因右眼白內障接受手術，而我則因此之故得以時而去看師公，導師雖是一代宗師，卻如稚子般易親近，每次見師公，總是笑咪咪的，真如彌勒佛般，心量廣大，大度包容。去見師公後，總覺內心十分平靜。導師在開刀完的農曆年前，寫下「靜思十方諸佛，諦了一切唯心」時而浮在我腦海中。我常想，現實諸事諸行，人人皆可同其迹，而實不同其心；而此不同其心，就可決定是否成聖成佛。而在照顧師公的過程中，明聖師伯對我如己出，常常拉著我的手去這去那，讓我每一想起就不禁動容。

若說師公如孔子般圓融，則上人就如孟子般「十字打開」，撐起人間佛教的綱領，四大志業、八大腳印，將人間佛教發揮的淋漓盡致；更將此門心法行法，深植在每位弟子心中。上人與師公一樣，都是以超乎凡人的精神，為佛教、為眾生。偶會看到上人的疲憊面，內心實在萬分不捨；有事弟子服其勞，上人有如此多的弟子，卻仍辛勞，實在是因上人的無限悲心。

每每看診過午未食，病人總是會說：當名醫真辛苦。而我總是笑而不答。其實我並非名醫、也非喜當名醫，卻樂見病人重見光明；我並不以辛勞為苦，卻慶幸自己身旁有能體諒配合的護理與技術人員(淑萍、素華、玫蕙、青純、翠萍、桂瑩、乃鳳、惠玲、雅婷、靖綺、憶凌……)；而最最讓我感恩的，就是和家中師姐菩薩所生的兩位天使，每天我疲憊的回家時，兒女總是給我最溫暖的擁抱，偶有紛擾不快讓我心煩沮喪，但只要見到孩子們臉上的笑容與成長，感受兩個天使在身旁圍繞，人事上不快的紛擾就化為烏有，我對他們的依戀實不亞於他們之於我。總覺得這一路走來，有太多有形無形的助力，讓我面對阻力時毫不畏懼；有太多的人要感謝，卻不知如何謝起，只好回饋到病人身上。

知煩惱即菩提，知無明即明；則遍觀邪生，即知正生；遍觀枉生，即見直生；深緣地獄，即見天堂。

